

《醒世姻緣傳》今刊行本的校注問題*

王衍軍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提要 《醒世姻緣傳》是十七世紀用山東方言俗語寫成的一部長篇白話小說，該書使用了大量的山東方言土語，其中不少方言土語不易理解，這給《醒》的校勘和注釋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由於不理解書中的方言俗語，今刊行各版本中均存在着妄改、失校、誤注、錯斷詞目等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 醒世姻緣傳、方俗詞、校注

《醒世姻緣傳》(以下簡稱《醒》)是十七世紀用山東方言寫成的一部長篇白話小說，作者署名西周生。這部小說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徐志摩先生稱其為“我們五名內的一部大小說”¹。胡適先生推崇此書是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的文化史料”，並預言“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社會風俗史的學者，必定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教育史的學者，必定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必定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政治腐敗，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學者，也必定要研究這部書”。²近年來，為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國內多家出版社根據不同的版本相繼出版了該書的標點本。據筆者粗略統計，目前刊行的比較有影響的標點本大致有：亞東圖書館本(亞東本，1933)、齊魯書社本(齊魯本，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黃肅秋校注本(黃注本，1981)、齊魯書社翟冰校點本(翟校本，1993)、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同德堂刊本影印本(同德堂本，1994)、華夏出版社注釋本(華夏本，1997)、三秦出版社李曉明校點本(三秦本，1996)、岳麓書社本(2004)、中華書局李國慶精校精注辛丑十行本(李注本，2005)。這些標點本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校注本，黃注本、華夏本、李注本屬此；一類為校點本，其餘各本屬此。這些標點本的出版是一件功在學術、益在讀者的大好事，然《醒》“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惟用東方土音從事”(見《醒·凡例》)，書中大量使用方言土語，由於對書中一些方言土語不瞭解，今刊行各標點本在校注方面存在着一些問題，也影響了對這部巨著的進一步研究。今筆者利用現今仍存的方俗詞，略抒己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並供該書修訂重印時以資參考。

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同德堂刊本影印本《醒》為例句出處(回數和頁碼改為阿拉伯數字，逗號前為回數，後為頁數)。

* 本文系暨南大學引進人才項目“《醒世姻緣傳》專題研究”(5110464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承蒙導師董紹克先生不吝賜教，筆者謹致謝忱。尚存的問題概由筆者負責。

¹ 見徐志摩先生 30 年代初為上海亞東圖書館《醒世姻緣傳》所作序言。

² 黃肅秋校注《醒世姻緣傳》附錄二，《〈醒世姻緣傳〉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1448-1495。

一 妄改例

例 1：以後白日只在爹娘跟前打個照面就往監裏去了，後上老早的推往前頭來睡覺，就溜進監去，與珍哥宿歇。(18, 478)

按：“後上”即“後晌”，“上”乃“晌”字的記音俗字，“後晌”即“晚上”的意思。後文 44 回：“後晌我老早的關了門，不叫進屋裏來！”(1218 頁)又 58 回：“在那樹上清早後晌的對着我那書房窗戶喬聲怪氣的叫喚。”(1574 頁)該詞今山東方言仍存。《淄川方言志》：“後晌：晚上。今～莊裏演電影|寢寢～地裏忙，也不知道忙活的些啥||《牆頭記四回》：清晨～孝順你，三般臉上有笑容，怎麼心眼全不動。”(孟慶泰，羅福騰 1994:65)

同德堂本確，其餘各本因不明“後上”一詞之義均妄改作“晚上”。

例 2：又說要合我到禮部門前棋盤街上，拿老秀才搏對我這小舉人。(41, 1133)

按：“搏”字從扌粵聲。《漢語俗字叢考》：“搏，音平陰平。義未詳。……唯～字字書不載，其正字為何，仍俟續考。”(張涌泉 2000:263)從《醒》中前後的用例來看，“搏”字為“拼”字之俗體，系新造形聲字，為表音準確，改聲符為“粵”。又見 84 回：“這搏湊的，你就是呂洞賓、韓湘子也認不出來。”(2300 頁)“搏湊”今寫作“拼湊”可證。《漢語大詞典·卷六》：“拼●不顧一切地幹。《水滸傳》第一〇三回：‘若是死了，拼個莊客，償他的命，便吃官司也說不得！’”(羅竹風 1990:587)故本例“搏對”指“不顧惜一切，與對方對換、抵換”。

黃注本、同德堂本、李注本校點確，其餘各本均妄改作“搏對”。

例 3：素姐……甚是不平，就要思量發作起來，軒他出去。(44, 649)

按：“軒”乃記音俗字，本字為“揎”。《廣韻》：“揎，手發衣也。須緣切。”今濟南方言“整治、打”曰“揎”。如“這孩子也忒不像話，給我揎出他去。”《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仙》：“也無法無天，不請學師大板揎，從此我輩遭塗炭。”(盛偉編校 1998:2895)又《禳妒咒》：“像那高大官也忒嫩，不禁揎，若還手裏沒分寸，忽然一下染黃泉，這才犯了凌遲罪兒。”(同上：2827)

同德堂本、黃注本、李注本作“軒”，確；然黃注本、李注本釋“軒”為“掀字之音轉，趕、攆、轟”之意。未明其本字，注釋誤。其餘各本此處均妄改作“趕”。

二 失校例

例 4：瓜——爪

晁大舍道：“那位相公相那裡人聲音？”典書回說：“瓜聲不拉氣的，像北七縣裡人家。”(4, 80)

按：“瓜”字已見於字書。《四部叢刊經部·玉篇·卷第六》：“瓜，壯巧切。𠂔也。覆手曰瓜，字象形。”³《漢語俗字叢考》收錄“瓜”字，以“瓜”為“瓜”字之俗體。“及至宋元‘瓜’字通行，而‘爪’遂被目為異體俗字”。(張涌泉 2000:13)張文此處疑誤。考同德堂本中“瓜”“爪”通用。如第 2 回：“他高大爺先不敢在你手裡展瓜。”後文“展爪”

³ 引自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 2001 四部叢刊(電子版), 1.0 版。

又作“展爪”。第53回：“(晁為仁)便也不敢在晁無晏、晁思才的手裏展爪。”故‘爪’當為“爪”字之異體俗字。

《漢語方言大詞典·第一卷》：“【爪】<形>說話帶有外地口音。冀魯官話。山東壽光[tɕɔ⁵⁵]出去兩個月，口音就~起來了。”(許寶華 1999:876)《山東方言詞典》作“啣”或“爪”。

“啣[tɕɔ⁵⁵]①指魯西人說話的腔調。②指山西人說話的腔調。③泛指外地口音。(①青島②陽穀③桓台、壽光)。又腔又爪：形容外地口音，那個當兵的說話~(威海)。”(董紹克 1997:303)“爪聲不拉氣”今山東方言仍存。如山東陽穀：“他待在上海待嘮半年，回來說話~的。”⁴《壽光方言志》：“爪tɕɔ⁵⁵說話帶有外地口音：那個人不知道是哪里，說話很~|出去倆月，口音就~起來了。”

“爪”一詞，《漢語大詞典》未收錄。齊魯本、同德堂本、李注本校點確；其餘各本均失校，誤為“瓜聲不拉氣”，“瓜”、“爪”形近而訛。

例5：攘——攢

那個狗攘的，原要啃你一塊肉，不能遂願。(42, 1165)

按：“攘”應校為“攢”，“攘”、“攢”形近而訛。“攢”，音 nǎng，“刺、戳”義。《淄川方言志》：“攢nǎng⁵⁵刺，戳：一火拄~個黑窟窿(比喻直爽)||《姑婦曲一段》：還沒問出來，只見他抽出那剪子來，嗤的聲照脖子一~，就倒在地下。”(孟慶泰，羅福騰 1994:145)本例“狗攘的”為習語，猶言“狗肉的”，從“攢”的“刺、戳”義引喻而來。70回：陳公公罵道：“這狗攘的，好可惡。這不是欺我麼？快叫廠裏人往他家裏拿這狗攘的去。”(1902頁)又，《金瓶梅》62回：“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攘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攘，卻教誰攢哩！”此處各本均失校。

例6：着——看

猛着蓮彎窄短，細觀筍末尖纖，嫦娥換着晚登壇，閣在吳剛肩上。(52, 1413)

按：“猛着”應校為“猛看”，“着”、“看”形近而訛。“猛看”與“細觀”對文；“蓮彎窄短”與“筍末尖纖”對文。“猛看”即“猛然一看”，與“細觀”正好相對。在今山東方言中，“猛”仍可為副詞，義為“猛然”，如“他猛一咋呼，嚇了我一跳。”“猛一看，他長哩給俺大舅差不多。”(曲阜、陽谷、濟寧、棗莊)

此處華夏本校點確，其餘各本均失校。

例7：卯——卯

武將文臣，彼此看了幾眼，不着卯窍的亂話說了幾句，不冷不熱的兀秃茶呷了兩鐘，大家走散。(99, 2707)

按：“卯窍”不明何意，疑為“卯窍”之訛誤，“卯”、“卯”形近而訛。54回：這尤聰倒也不是不肯詐騙的人，只是初入其內，拿不住卯窍，却往那裏去賺錢？(1476頁)“卯窍”義為“窍门、訣窍”，今山東方言中仍存。如山東泗水方言“這個事兒不難，你摸着卯窍就行了”。

此處各本均失校。

例8：摸——摸

⁴ 陽穀方言的例子是董紹克先生提供的。

(1) 摸量着讀得書的，便叫他習舉業。(23, 629)

(2) 我摸量着你往後沒心頑了，可惜了，撿了，奧利都給了我罷。(70, 1907)

按：“摸”失校，應校為“模”，“摸、模”形近而訛。39回：小獻寶說：“那布是有模子的營生，只是那板有甚麼定價？大人家幾千幾百也是他，你模量着買甚麼的就是。”(1079頁)又96回：“他模量着這是好人，人孝敬他些甚麼，他才肯收你的哩。”(2640頁)兩句均寫作“模量”，字形確，可證。“模”音mu，乃“拇”字的記音俗字，“模量”即“拇量”。如：晁大舍道：“他适才也送了咱那四樣人事，你拇量着，也得甚麼禮酬他？”(4, 87)又80回：劉振白道：“你說去，情管有，我拇量着不好回我的。”(2178頁)“拇量”是“估計、揣度、推測”的意思，今山東方言仍習用。

此處各本均失校，均訛誤為“摸量”。

三 誤注例

例9：拔

恃寵欺嫡的小老婆，倚官害民的衙役，使涼水拔肉菜的廚子這幾樣人，陰間看他就如陽世間的響馬強盜一樣。(64, 1730)黃注：“拔——用水泡，做買賣摻假的一種方法；從水中增加銷售品的重量。”(924頁)華夏本注：“拔——用水泡。”李注：“原指把熱的東西放入冷水降溫，這裏指故意把肉菜的原味泡去。”(819頁)

按：《醒》中“拔”有兩個義項。①用冷水浸物使涼。第82回：正見狄希陳遞了訴狀，正從南城來家，走的通身是汗，坐着吃冰拔的窩兒白酒。(2230頁)此處“拔”當為“拔”之誤。“冰拔”即“用冰鎮使涼”。《北京話詞語》：“湃 bá 用冰鎮或用冷水浸，使東西變涼。現多寫作‘拔’。[例]才鸞鸞送了好些果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高艾軍，傅民 2001:15)《徐州方言志》：“[pa⁵⁵拔]用冷水浸物使涼：把西瓜放在井水裏～。”(李申 1985:127)《山東方言詞典》：“拔[pa⁴²]①把食品放在涼水裏，使之變涼。”(董紹克 1997:252)

②把食品放在水裏浸泡，以除去某種味道。《醒》54回：“最可恨的：不論豬肉、羊肉、雞肉、鴨肉，一應鮮菜乾菜，都要使滾湯炸過，去了原湯，把來浸在冷水裏面；就是鮮魚、鮮筍，都是如此，若不是見了本形，只論口中的味道，憑你是誰，你也辨不出口中的滋味是甚麼東西。”(1481頁)“把來浸在冷水裏面”，這一做法即“拔”，本來是做菜的一種方式，以之能適當地除去食品中的某種味道。如“辣椒太辣，切完，放在水裏拔一拔，能除去一些辣味”。這裏指尤廚子歪慳可恨，做得太過分，先“使滾湯炸過，去了原湯”，再浸在冷水裏面拔，把食品的本味都去除了，以致使人吃不出來所食為何物，暴殄天物，故尤廚子後被天雷劈死。

今山東方言中仍存此義項。《山東方言詞典》：“拔[pa⁴²]②把食品放在水裏浸泡，以除去某種味道。”(董紹克 1997:253)《漢語方言大詞典·第三卷》：“拔<動>把食物放在冷水中使其變涼，或去除雜質、異味等。冀魯官話。天津[pa⁴⁵]辣子太辣，切完攪水裏～～再炒。膠遼官話。山東煙臺。[pa⁵⁵]把豆子用水～～，～掉那個豆腥味。”(許寶華 1999:3203)故，黃注本、華夏本注釋誤；李注本將“拔”的兩個義項混作一個，注釋亦未確。

例10：搨頭

一個又是個搨頭，兩句喝搨，只好伍着眼，別處流淚罷了。(95, 2604)

黃注：“搨頭：無能、廢物。”華夏本亦釋為“廢物”。《小說詞語匯釋》引作“一個又是個搨頭”。注“搨頭：弱女子。”(陸澹安 1979:925)李注：“沒心眼兒，無能的人。”

按：從上下文看，此處“擗頭”指的是薛素姐的三弟，陸注釋為“弱女子”，誤。黃注、華夏本注、李注釋義未確。“擗頭”是今山東方言中常用的詞語。“擗”，音*pīn，形容詞，“傻、呆”的意思，“頭”是帶有貶義色彩的名詞性詞綴。“擗頭”即“半吊子、二百五”，譏稱“不大夠頭、做事傻乎乎的人”。“擗”字今山東方言志、詞典多寫作“拼”。《金鄉方言志》：“拼，[pʰiē²¹³]傻：甬～啦，論輩分你還得叫他姑奶奶哩！拼種[pʰiē²¹³⁻²¹tsuŋ⁵⁵]傻瓜：這個～，光知道吃！拼兒呱嘍[pʰiē²¹³⁻²¹ər' kua²¹³⁻²³tʃi²¹³]傻乎乎。”（馬鳳如 2000:134）《山東方言詞典》收錄“拼種、二拼子”，釋為“半吊子、二百五”。（董紹克 1997:159）《聊齋俚曲集》中寫作“偏”。《翻魔殃·四回》：“仇大郎你好偏，沒錢怎能難住人，難住了不是真光棍。”（盛偉編校 1998:2563）路大荒《土語注解》：“偏——吃虧。”（同上：3281）路注誤。

例 11：坐

將晁思才自己置添的地與那城裡宅都賣了，衆人均分；還坐那出殯買材的七兩銀子，補還晁夫人原數。（57, 1563）李注：“坐：預留”。

按：李注未確。“坐”：扣除（除欠或應交）款項或物質。又 84 回：“買一個全灶，至少也得廿多兩銀子。他又不是咱家裏人，使這們些銀子替他尋了媳婦，你合他怎麼算？”童奶道：“我叫他另立張文書，坐他的工食，坐滿了咱家的財禮銀子，媳婦兒就屬他的；坐不滿銀子，還是咱的人。”（2296 頁）該詞今山東方言仍存。《新泰方言志》：“坐錢[tʃuə³¹tʃiā⁴²]：扣下所欠的錢。”（高慎貴 1996:91）《山東方言詞典》：“觀[tʃuə⁴²]扣除（除欠或應交）款項或物質：你的房租已經從工資裏～下了。（濟寧、曲阜）坐[tʃuə³¹]（桓台、新泰、牟平）。”（董紹克 1997:312）

例 12：寡拉、聒拉

- (1) 狄員外道：“那艾回子好寡拉主兒，叫他驚這們件皮襖來？”（67, 1834）李注：“寡拉主兒：厲害角色，不吃虧的人。”黃注：“寡拉：也作刮拉，搜尋、掠奪。”華夏本注：“寡拉：掠奪。”《漢語方言大詞典》：“寡刺：刻薄；吝嗇。”（許寶華 1999:6950）
- (2) 他說：“你好聒拉主兒！我不送布合錢給你，你可不就讓我吃小豆腐兒？”（49, 1350）李注：“聒拉：閑扯，胡說。”黃注：“聒拉：也作刮拉。這裏作搜刮解。”

按：“寡拉主兒、聒拉主兒”沒什麼不同，從語境可知，兩句話分別強調“艾回子、媒婆老鄉”都是“不輕易吃虧、不易對付的人”。“寡拉、聒拉”音近，慮及《醒》“用字多鄙，惟用東方土音從事”，兩者所記當是同一個詞。李注：“聒拉：閑扯，胡說。”確也。此處“好寡（聒）拉主兒”即“好說話的主兒”，此處為反語，實際意思為“不好說話的人”。該詞今山東方言仍存。《山東方言詞典》：“呱拉kua la`閑扯；述說（貶）：他～了半天，也沒說清楚到底怎麼回事兒。”（董紹克 1997:293）

以上注解除李注“聒拉”條確之外，餘者均有誤或未確。

四 錯斷詞目例

例 13：打哩

狄員外道：“這眼下待不往京去哩？且叫他躲一日是一日的打哩。天老爺可憐見小陳哥，還完了他那些棒債，他好了也不可知的。”（52, 1419）

按：“打哩”應屬下句。該詞是山東方言中較為特殊的一個連詞，用於假設複句，相當

於“要是、如果”。如“他打哩真個申到縣裏，那官按着葫蘆搵子兒，可怎麼處？”(34, 933)又郭氏道：“看你糊塗麼！你拿着生死簿子哩？打哩你那老婆先沒了，可這不閃下你了？”(53, 1454)故本例應斷為“打哩天老爺可憐見小陳哥”，連接假設複句中的前一分句，後文正是基於這一假設所出現的結果。

李注本、齊魯本斷句確，餘本此處均誤斷句子。

例 14：可

- (1) 回說：“他那答腿好，可他也不自家賣，都是俺婆婆趕集去賣。”(49, 1346)
- (2) 周奶奶說：“你給他，可他媳婦兒見來沒？”(49, 1349)
- (3) 他說：“要不嫌，可任憑請用，沒吃了我的。”(55, 1497)
- (4) 他要再不知好歹，可憑你怎麼打，我一勸也不勸。(57, 1552)
- (5) 他不往那頭去，撞不見；就撞見，可這本鄉本土的人，說開了話罷，這是甚麼深仇麼？(64, 1727)
- (6) 童奶奶道：“可說甚麼來！要分外再有個錢，可敢還來纏老公哩？(71, 1935)
- (7) 孫氏道：“大閨女二十五歲哩。要閨女不嫌，可就好。我也主不的他的事。”(72, 1969)
- (8) 寄姐說道：“那兩個老歪辣，你合他也有帳麼，填還他這麼些東西！就是你掙的，可你也辛苦來的，就輕意給人這們些？”(96, 2642)

按：“可”是山東方言中較為特殊的一個語氣詞，用于句中或句末，表示一種不確定的語氣，相當于：①……的時候(過去或將來)：如(1)句；②……的話：如(3)句；③……以後：如“你聽甚麼話，且打了可再講。(95, 2698)。

今山東方言中仍存，如《濟南方言詞典》：“可·kə，用在句中或句末，多表示未來時，也可表示過去時。①……的時候(未來)：你走～叫着我！②……的時候(過去)：我小雲～棧皮很調皮。③……的話：你見到小明～叫他快來家回家！④……以後：這本書我看看！——等我看完了～！”(錢曾怡 1997:112)

徐復嶺和杜愛英兩位先生都曾指出過這一問題。然各標點本在校點時，或不明“可”的用法，或重視不夠，以上例句均誤斷句子。

參考文獻

- 董紹克、張家芝. 1997. 《山東方言詞典》。語文出版社。
杜愛英. 1997. 〈醒世姻緣傳語詞拾零〉，《古漢語研究》5。
高艾軍、傅民. 2001. 《北京話詞語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慎貴. 1996. 《新泰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李申. 1985. 《徐州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陸澹安. 1979. 《小說詞語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竹風. 1990.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馬鳳如. 2000. 《金鄉方言志》。齊魯書社。
孟慶泰、羅福騰. 1994. 《淄川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蒲松齡著，盛偉編校. 1998. 《蒲松齡全集》。學林出版社。
錢曾怡編纂. 1997. 《濟南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邵燕梅. 2005. 《郟城方言志》。齊魯書社。
[清]西周生. 1933. 《醒世姻緣傳(汪乃剛校點本)》。上海亞東圖書館。
[清]西周生. 1980. 《醒世姻緣傳》。齊魯書社。
[清]西周生. 1981. 《醒世姻緣傳(黃肅秋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西周生. 1993. 《醒世姻緣傳(翟冰校點本)》。齊魯書社。
[清]西周生著，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1994. 《醒世姻緣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西周生. 1996. 《醒世姻緣傳(李曉明校點本)》。三秦出版社。
[清]西周生. 1996. 《醒世姻緣傳》。新疆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

- [清]西周生. 1997. 《醒世姻緣傳》。華夏出版社。
[清]西周生. 2004. 《醒世姻緣傳》。岳麓書社。
[清]西周生. 2005. 《醒世姻緣傳(李國慶精校精注辛丑十行本)》。中華書局。
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
徐復嶺. 1993. 《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和語言考論》。齊魯書社。
張涌泉. 2000. 《漢語俗字叢考》。中華書局。

A Study on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Marriage Destinies to Awaken the World* (醒世姻緣傳)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al Words

WANG Yanjun

Abstract *Marriage Destinies to Awaken the World* (醒世姻緣傳) is a vernacular novel of the 17th century, where there are Shandong dialec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questions of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in some modern editions of the novel.

Keywords *Marriage Destinies to Awaken the World*, dialect words,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